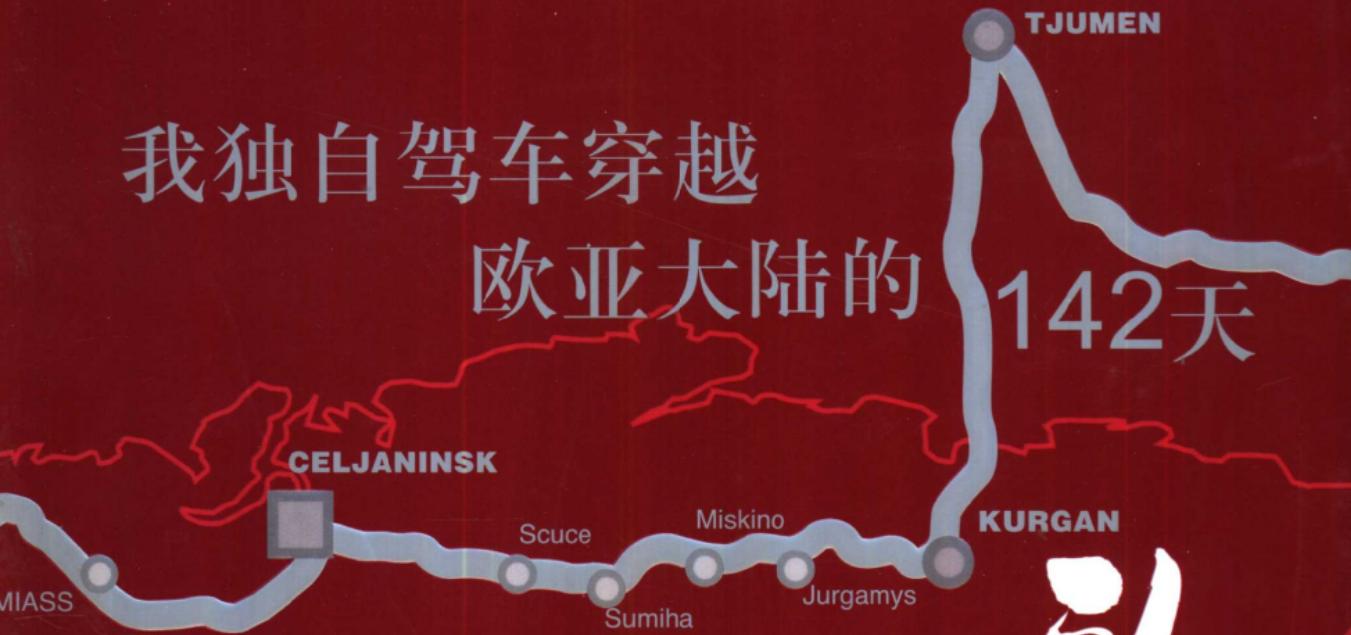


我独自驾车穿越 欧亚大陆的

142天



Eurasian Expedition



廖佳 著

欧
亚
大
陆
巡
记



中国旅游出版社

策 划：李任芷
责任编辑：王建华
特约编辑：木 恒
装帧设计：彭辉忠 雯夫
责任印制：韩君田

Eurasian Expedition



ISBN 7-5032-2082-1



9 787503 220821 >

ISBN 7-5032-2082-1
K · 636 定价：58.00元

蒙古之路

廖佳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策 划：李任芷
责任编辑：王建华
特约编辑：木 恒
装帧设计：彭辉忠 姜 夫
责任印制：韩君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远征 / 廖佳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10
ISBN 7-5032-20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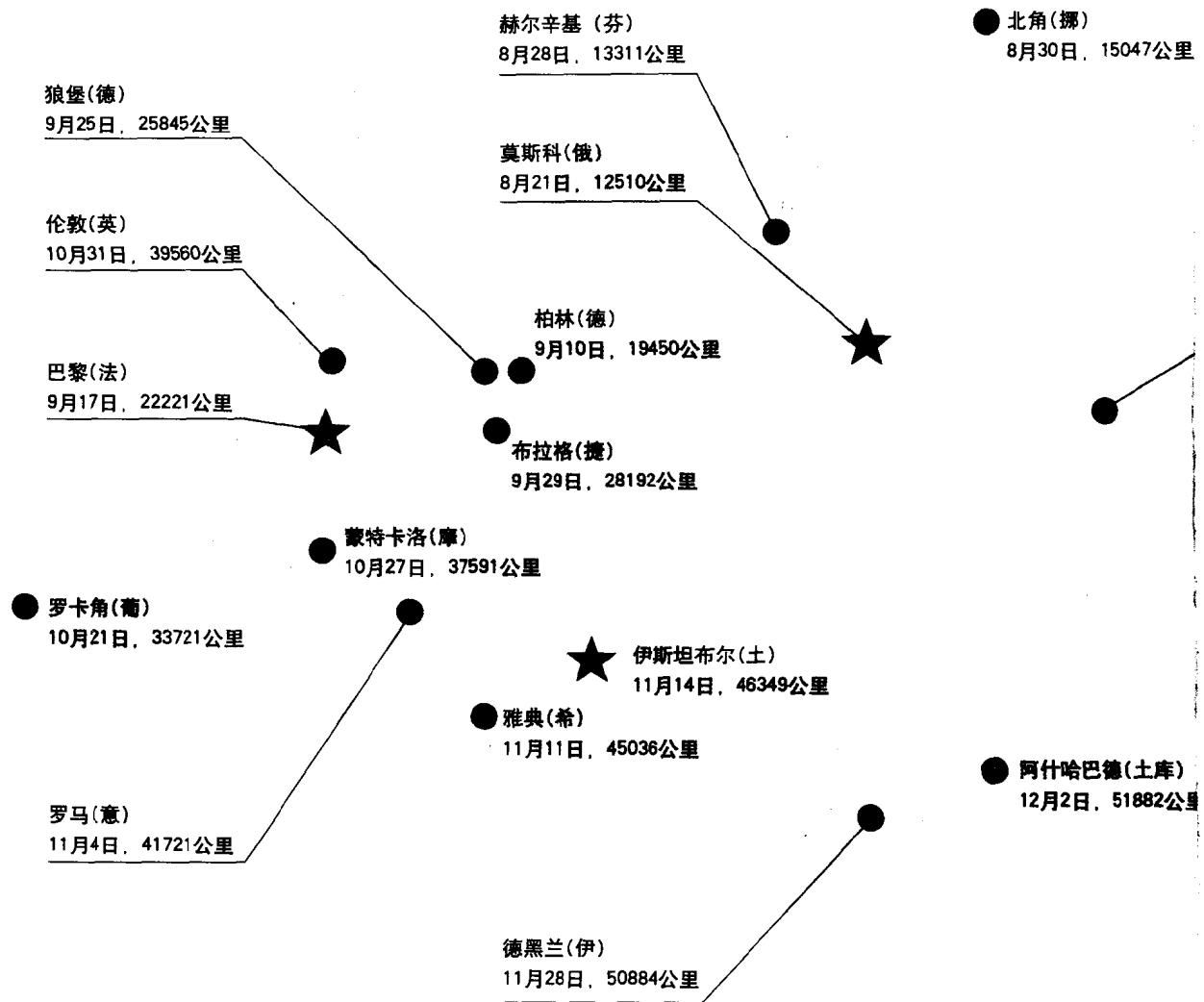
I . 欧... II . 廖... III .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6797 号

书 名：欧亚远征
作 者：廖 佳
资料翻译：Annie Liu, Anna Liu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100005)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制 版：北京朗色今彩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1
印 数：1 ~ 10070 册
字 数：400 千字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廖佳2001年无后援欧亚远征行程示意图



Eurasian Expedition



乌法(俄)
8月14日，7917公里

● 新西伯利亚(俄)
8月12日，5603公里

● 伊尔库斯克(俄)
8月10日，3597公里

● 乌兰巴托(蒙)
7月31日，1617公里

● 霍尔果斯
12月6日，回到祖国，54459公里

★ 北京
7月26日，出发，0公里
12月14日，到家，60531公里

● 上海浦东
12月12日，59184公里

驰骋，是一种无翼的飞翔。

仅以此书，

献给我的家人

和所有支持和帮助我的朋友

我所认识的廖佳

第一次见到廖佳是在北京国旅大厦，她和我聊了她欧亚远征的想法。在酒吧如雷灌耳的音乐之中，我问廖佳：“你想知道什么？”她直接问到最实际的问题：欧洲的油价，怎样上网络等等。

如果问题问得这么详细，按说已不是在打主意的阶段。但是在这种场合之下，又是第一次见面，我怎么能相信这一切都是认真的？

2001年我再次回中国时，她已箭要离弦了，火药味十足。匆匆见面后便各奔东西。我到了重庆大足。7月底的一天傍晚给廖佳拨通了电话，电话铃在那头空响，我意识到这是个重大时刻，三年的准备，廖佳真的上路了！

写廖佳叫我想起了日勒。想起我们最后和日勒见面的情景：他来到我法国卢尔河边的家，天色擦黑，他卸下从瑞士定做回来的玻璃钢雪橇。我们三人围着雪橇兴奋得像小孩子，转了三遭，踢了两脚，撅了几下。

日勒的计划是经大西洋、北冰洋，到达太平洋陆地，首次实现从北极圈内穿越三大洋的陆岸，即从北角到白令海峡。日勒将单独一人完成全部行程，历时三年，穿过165经度，相当于半个北极圈，全程10000公里。

2001年9月12日，沙漠生日的那天，同样还是在这个窗下，同样天色擦黑，廖佳开着沾满远征泥土的车到了！她把车停在日勒雪橇停过的地方。窗户开着，我看见廖佳从车上下来大叫着我的名字。感觉超现实啊！一阵头晕目眩……

第二天，廖佳和我们城里的中国人一聚。我们吃比萨饼，她喝面条汤；朗朗的笑声一阵接一阵。不管留学生活多么艰苦，不管在外定居多么寂寞，那天晚上算得上是难忘的开心一刻；廖佳给我们带来一片新大陆。

超现实的感觉，神奇、振奋、头晕目眩都过去了，廖佳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回到北京的家中？我出发到澳大利亚之前想念着她，也想这一切意义在哪里？

记得十多年前在一间烟熏缭绕、黑咕隆咚的教室里，一次政治学习

会上，一个朋友递过条来，云山雾罩地写着：“啊！人活着，有躺着活一辈子的，有站着活一辈子的，还有蹲着活一辈子的，而我多想飞着活一辈子。”当时我想，她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抽风？

话再说回来，2001年日勒惟——一次中断了他的探险回法国办手续时，正巧廖佳在法国。他们在巴黎见了面。据说他们的谈话就像常人一样。廖佳说日勒很腼腆。日勒后来电话说，廖佳像个单薄的小女孩；又问，她是否像你一样会做中国饭？

是啊！他们都是常人。日勒在冰天雪地中每天都自问，怎么这么犯傻跑到这里来；廖佳也说开车开得脖子疼，路上吃不惯，签证官是个大混蛋等等。

人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幸福愉快。而廖佳、日勒等人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突然出格，选择了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从我们神奇的感受，从我们一群中国人发出冲天的笑声中看得出，他们是飞行者，飞着活着，他们翅膀上带着（为我们带着）梦想和超越。

我一点也不怀疑，有了像廖佳、日勒这样一些人，大家的日子都变得美好升腾有趣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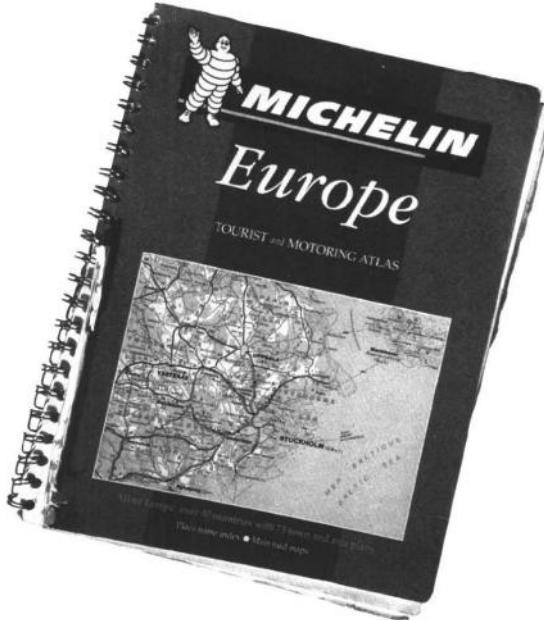
马 儿

欧亚远征

目 录

大梦三年	1
办理牌照及签证	3
前期准备	8
央视介入	12
狼狈“出逃”	13
退守扎门乌德	19
盘桓乌兰巴托	25
重返乌兰巴托	33
鸟杨伽的幸福生活	36
为了分别的聚会（上）	41
为了分别的聚会（下）	50
啊，贝加尔， <i>What a surprise!</i>	55
无尽的西伯利亚之路	60
通往欧洲之路	72
50小时跨越伏尔加、高加索	80
索契二日	87
夜入莫斯科	92
徘徊在圣彼得堡街头	102
俄罗斯，不想说再见	112
走过千湖国	114
通往布达的旅行	124
布达的太阳	134
再见，挪威	142

渡过卡特加特海峡	152
战争的距离	156
我在 Ponts de Ce 有个家	162
巴黎签证周	173
从卢尔河谷到大西洋之滨	182
狼堡之行及第二签证周	192
十二的月亮，不离不弃	200
喧嚣的孤寂	204
走马中欧	216
翻越阿尔卑斯山	226
干杯，朋友	234
伊比利亚之行	241
海上升明月	252
疾走英荷	259
托斯卡尼的落日	267
沉沦的文明	279
马尔马拉海的晨光	286
惊魂三部曲	299
马苏莱赫村的灯火	307
五千里风雪兼程——穿越斯坦回到祖国	315
回家的旅程	324



大梦三年

1996年开始自驾车旅行时，多半是因为贪玩儿又不愿太受累。那时国内的驾车环境要恶劣得多，不仅公路路况差，车匪路霸为害的报道也时见报端。一个小女子开车旅行，无异于自投罗网。因此每次行前，朋友们都认真地担心我会一去不返——交通事故还在其次，就怕被抢去成了某个草寇的压寨夫人。我当然不会为这样的杞人忧天所困扰，郑重声明：即便是被掳上山，就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也得坐头把金交椅，怎么会压寨？！



虽说如此，我心中从没停止过犹疑和挣扎：那是两种生活方式的较量。起初，旅行于我不过是生活的调剂，但渐渐地，我明白自己深陷这种牧歌式的生活不能自拔，离原来的生活越来越远。我甚至难以分清旅行和生活的界限，它们根本就是相通的。我满足于这种状态，也惧怕它，因为从通常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直到1997年深秋，我第一次有了驾车穿越欧亚的想法。1998年春节前，一个横跨欧亚的汽车旅行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我为以文字呈现出的计划而激动。

因为在国内旅行一直都开自己的Uno，Fiat得知我的计划后，立刻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许诺将把在华生产的第一辆车给我。“那岂不是要等到下个世纪去了！”我心中挺失望。其时，意大利人尚未得到在华建立合资企业生产轿车的许可。1998年的我，觉得21世纪遥远得不必去想。

不过，虽然车一时间没有着落，我依然兴致勃勃，四处搜集资料，充实这个洲际旅行计划。我习惯于让所有与远征有关的事情成为生活的中心；与此同时，国内的旅行和旅行中的写作，占据我大部分的生活。时光荏苒，新的世纪在不期待中，走到了面前。三年的准备、经验的积累、心智的磨炼，对完成一次横跨大陆的旅行都是十分必要的。

2000年底，从Fiat传来个不好的消息：由于生产计划改变，他们原来要赞助我的Palio Weekend将不在中国投产，而且新车下线的时间，至少推迟半年；相应地，他们希望我也把远征计划推迟到2002年。那时，欧亚远征经过三年的酝酿，已经箭在弦上。我渴望在2001年成行，但必须另外找车。

我的初衷，是驾国产非四驱轿车走欧亚。既然Palio Weekend不行，只有聚焦国内现有的车型。一汽-大众的捷达GTX，因为有着历年国内拉力赛的傲人战绩和“皮实、耐用”的良好口碑，成为首选。

2001年3月26日下午，长春，一汽-大众销售公司的会议室里。我准备好一套演说词，希望说服当时一汽-大众的周勇江副总经理支持欧亚远征计划——支持这样一次无先例的旅行需要特别的胆识和勇气，这样的勇气，该是在我之上的。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手准备是多余的，因为周总和我讨论的，是怎样执行这个计划。

开始筹划这次旅行时，不断有人在了解了整个旅行计划后发出一些感慨和鼓励，大多数时候，人们会用到“梦想”这个词。开始时，我每次都认真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梦想，这是我的计划，计划一定要实现的！”渐渐地，很少有人再提到“梦想”一词，朋友们问候的开场白变成了“你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最近一年，准备欧亚远征，占据了我几乎全部的时间，即便在旅行中也是如此。我一天20小时都在为它奋斗，睡梦里想的也是它。不幸的是，这些工作往往事倍功半，我陷入其中，忘了当初执拗于“计划”和“梦想”的用词区别。直到那个微雪的早春的下午，语塞之间，我惟一的感受，应该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梦想成真”。

大梦三年，我就要出发了。



办理牌照及签证

2001年6月初的长春，处于蒸发的边缘。一汽 - 大众厂区里，太阳烤得人睁不开眼。从销售公司的办公楼到新车停车场只有几百米，我却觉得它特别漫长。不是因为炎热，而是走这几百米前的焦灼和等待。三年半只在弹指之间，青春的岁月随着车轮击打地面的节奏在大江南北飘散，达成这次旅行成为生活的中心。每一次旅行归来，我都知道自己离迈出那一步更近了些。

迟至今日，这一步终于近在眼前。

那辆将要伴我踏上征程的白色捷达此刻正落满了灰尘，毫不起眼地混迹在几百辆新车中。一汽 - 大众原打算让我在运到北京的四辆改内饰样车中挑选一辆，因为签订合同的时间拖得过久，那些车早就被抢购一空，只好直接从长春提车。

大众市场部负责赛车工作的王铁男已经办好了一切手续，把车钥匙交到我手里。接着又带我去办了车辆临时牌照、临时保险，还指给我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路口。

舅父家离一汽的厂区不远，正在装修，他们在附近租了套房子临时凑合。我回去的时候，舅妈刚好把出锅的大豆角端上来，这可是我最喜欢吃的！不过我的心思全不在此，今晚要连夜开车回京。胡乱扒拉了两口，拿过舅舅写的几组“欧亚远征”来看，行草篆楷，都棒极了，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舅舅的书画造诣一直是我们家族的骄傲，这阵虽然装修一时找不到笔墨，他还是用根秃笔头画出我满意的作品来。我小心揣起那几片纸，远征车辆的布置，相当程度得靠这些字了。

十天之后，远征捷达上了牌照：京E/S5956。

相当不错的一个号码。但我还担心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保险。

保险分成车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两块。因为拿到全部车辆手续时距计划出发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我已经没有时间和伦敦一家专做环球汽车旅行保险的公司联系。我们国内的车险，只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国无效。现在暂时顾不上这许多，希望车到山前必有路。





然而没有人身意外险，连签证也成问题。这项工作两个多月前就着手，但四处碰壁，国内不论外资还是内资的保险公司，不是没有境外意外伤害险业务，就是拒绝提供保险，“风险太大”是惟一的理由。不仅如此，在香港和国外，也都无法办理，因为我没有当地的居留权。

申根国家签证必备的一个条件就是覆盖境外停留期间的保险。通常这样的保险由邀请方提供，但德国大众给我的邀请中不包括这条。无奈之下，我决定就这样两手空空去试运气。

好久没有这样心虚了，上一次好像还是大学期间去考一门从没上过课的选修课。德国领事馆签证处一下子进来将近二百人，多数是办留学签证的，商务这边人相对少些，但只有一个签证官，是个能说中文的红头发女人，相当严厉，让我感到凶多吉少。旁边的人似乎知道她的底细，说她不过是嫁了个德国人的中国人，这里边数她最凶恶。

两个多小时后，商务签证又开了个窗口。这回应该是正宗德国人。我的号正好轮到他。“你开车去德国？”看着大众的邀请函他显得非常惊讶，甚至吹了个口哨：“就你一个人？你们来看看，她要自己开车去德国。”

“有戏！”这是个好兆头，我暗自高兴。果然，这位威猛的签证官询问了一些问题后，建议我找大众办反签，这样他可以给我半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签证，否则只有九十天。我想了想，九十天的时间足够了，按照和一汽-大众的协议，我得在12月下旬驾车回国参加上海车展，11月中离开申根国，一个月的时间从欧洲开回来正好。

“好吧，”见我决定了，他在我的申请表上改动了一下，把8月14日~11月12日改成到11月13日，多出一天，然后画了几个紧急的符号，“我也就能为你做这么多了。”虽然只有一天，已经让我感激不尽。

“还有个问题，我得看看你的保险。”天！还是提到了这个。

“没有，”我说了实话，“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认为这样的旅行太危险了，不愿意保。”

“这可不行。如果你没有保险，我是不能给你签证的。”他认真地说。

“那你是否可以推荐一个地方？”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你可以去这儿看看，星期五下午来取签证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保险来。”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是国旅的一个保险代理。

“你确定他们能卖给我保险吗？”看到还是国内的机构，我很怀疑。

“为什么不？！”

好吧，我就去试试。

这次我没说实话——没向保险代理人说明是开车去欧洲，只说从德国使馆拿到他们的地址。于是很痛快，半年的保险马上搞定。险种就是泰康的境外意外伤害险，我曾经联系但被拒绝的。

看来我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其实不必说明情况，找到一家合适代理机构就可以——这样做真有险的时候难免会有扯皮，但总比没有保险拿不到签证要强百倍。

这是怎样的讽刺呀！忽然想起春天听到的一件事：大连一位姓王的游泳者，年初的时候独自游南极的海峡，遇到相同的麻烦——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给他提供保险。我们这个社会的机制里，缺少对类似探险活动最基本的认可，更不用说扶持了。

顺利拿到德国签证后，我在第一时间把捷克签证申请递进去，因为以前去过捷克，还发表过布拉格游记，一向以签证难著称的捷克领事馆，痛快地给了我两次入境的签证，惟一让我咬牙的是签证费，因为加急 double，交了 1200 多。

在捷克使馆门口，还遇到不少来办签证的车圈记者，他们要去参加 9 月的法兰克福车展，然后去布拉格。按计划我也该在 9 月中到捷克，于是大家约好在布拉格会面。

曾经驾车从海参崴横穿亚洲大陆到伊斯坦布尔的美国人马克在他的游记中写道：**Russian visa is a real pain**。对此我深有同感。俄罗斯签证是最早着手准备的，然而两个多月毫无进展。没有一家机构或旅行社敢接这个签证，包括给蜂鸟办理了“北京 – 莫斯科申奥远征”的康辉旅行社。“我们得为你安全负责”，大家都这么说。更有甚者，竟有个别人当我是疯子或者骗子。另一方面，病急乱投医，我也遇到了几个一眼就能看出的小骗子，倒没别的，耽误不起时间。

眼看将近 7 月，离预计的出发时间只有半个月了。

这天晚上，我又来到秀水街的欧典酒吧。店主魏老板曾在欧洲住过一段时间，也曾开车走过半个欧洲。他很关注我的旅行，为签证的事情出过不少主意。



秀水这一带的生意不太好，但有附近使馆的人偶来小坐。见我进门，魏老板起身介绍了他的蒙古朋友祖拉——时任蒙古大使的女儿；然后告诉祖拉，我就是那个要一个人开车去欧洲的朋友，问她能不能帮我办俄罗斯签证。

祖拉一个劲儿摇头，想了一会儿，严肃地告诉我俄罗斯太危险，黑手党就坐在路边，凡是看到外国车肯定要“piupiu”地开枪，她做出瞄准开枪的动作：“报纸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类似的警告我听了很多，不少还是来自俄国人，但祖拉做得最惟妙惟肖，我甚至被她逗笑了。比起没有签证来的困扰来，黑手党对我而言简直不值一提。

“你为什么不从蒙古走？”祖拉问我。为什么？第一，我原来的计划是从海参崴开始横穿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现在虽然出发得太晚走不了远东了，我还是计划从满洲里出境直进俄罗斯，因为蒙古十分昂贵——蜂鸟俱乐部原来也想从蒙古走，但每辆车 2000 美元的报价让他们不得不放弃。第二，几个走过蒙古、俄罗斯边界的老外朋友，无一不抱怨过关的艰难，似乎没人能自己开车通过那个口岸。第三，蒙古的路况不好，我可不想刚出国境就毁了车。最后呢，蒙古应该和内蒙古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曾经遍走东蒙，这次不去蒙古也罢。

“No no no，蒙古、内蒙古完全不同，你应该去看看。在蒙古，草原是真正的草原，不像内蒙古。”祖拉吸了一口烟，“蒙古人也和内蒙古人不一样。内蒙古人和你们中国人一样，是亚洲人，我们是欧洲人。”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祖拉见我一脸疑惑，又重复了一遍，看她那副认真的样子，我



没敢笑。不过“真正的草原”这部分对我很有吸引力，2000年夏天想再去看看草原，可整个东蒙，都处于荒漠化之中，土地是斑秃的，已经没有真正的草场了，更不用说草原。

祖拉说公路应该不错，去年才重修的；2000美元纯属无稽之谈，签证就包在她身上了，明天就可以办；至于蒙古、俄罗斯的边境，她可以请这里的领事把我的资料传真到边境去，这样一来就不会有麻烦了。

就这么简单？简直不敢相信。

“而且，你到蒙古有事可以找我哥哥或朋友，他们肯定会帮助你，我回去就给他们打电话。”

第二天下午，我拿到了蒙古签证，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至少，迈出国门的方向已经有了。

俄罗斯签证依然没有进展。已经推后一次的出发日期又到眼前。不能再等了，经过到俄使馆前侦察，我预约了签证处最早的时间：7月19日。在此之前，我或者得想办法搞到一份邀请信，或者找到能代理签证的机构。

出发仪式不可能再往后推，定在12号下午、燕莎以北的汽车电影院。顶着如火的骄阳，圈里的很多前辈都来送行；一汽-大众大众市场部的赵部长，特地赶来祝贺，还带来了周总的一封信。这些让我感激又尴尬。更要命的是，北青报汽车版第二天刊出了出发仪式的消息，开着这辆已经贴满了标语和赞助商广告的车，我深感自己是个招摇撞骗的大骗子，就怕在路上遇到熟人。

申奥成功两三天后，蜂鸟参加北京-莫斯科申奥行的多数队员就回来了。前段时间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只从网上知道他们一路并不太平，还有两次有人被俄国警察投进监狱。于是立刻跑去同是北青报试车员的兴力家里，看他护照上的签证和路上拍的照片，了解沿途的情况——警察真的那么可怕吗？兴力很客观，坦言是他们手续不全且态度不好才招惹的事端。我愿意相信这个说法，愿意相信俄罗斯民族还是尊重女性的，否则哪敢上路旅行。临走时，兴力拿出三袋单兵食品，让我带在路上。考虑到自己已经备好的两箱食品，压缩干粮似乎不太需要；为了不拂他的好意，拿了两袋。

有句话叫天无绝人之路。我一边仍设法四处找邀请信，一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又找到中旅出境部。北京市旅游局的马副局长2000年曾请他们帮我办理签证事宜，但当时他们也没有办理车辆出境的经验，也是说签证可以，车的手续得自己解决。我找到出境部的蒋总，说了目前的困境。

可中旅不做俄罗斯团。欧洲处的俞处长把我托付给他们的合作单位，并向对方一再担保我是奉公守法好公民，绝不会一去不回。

这次接手的是中青旅的小余。她也从没办过车辆出境的签证，开始时也是说人车分办，和我聊过之后答应试一下。

和领事馆的预约已经没有必要。我只有等待小余的消息。

中青旅的俄罗斯伙伴发来一张邀请函，20号，小余带着我的全套文件去了使馆。我